

《过往人生》： 一个失去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们儿时的朋友那年没有搬走？如果我们在另一个城市长大？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在餐桌另一头遇到的伴侣是别人，我们还会和他们在一起吗？“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其诗歌《未选择的路》中，诚实地表达了人不能在河的两岸同时行走的困境。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结局，但在中途，他想象有一天会回到那个比喻的岔路口，去尝试另一条路：“然而，知道一条路通向另一条路，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回来。”

多元宇宙或是维度跳跃，未走的路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概念在电影中一直获得大量关注。今年在柏林电影节上，以黑马之姿成为竞赛单元口碑电影的《过往人生》也是如此，尽管不带任何科幻色彩，但韩裔加拿大电影制作人、纽约剧作家席琳·宋的这部电影处女作，对“如果……会怎么样”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深刻感人又层次丰富的答案。

这部电影缘起于席琳·宋在纽约一家酒吧里的经历。当时她坐在儿时的朋友和她的美国白人丈夫中间。他们正试图了解对方，但彼此之间有着陌生人的尴尬。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这两个人之间的通道或桥梁，传递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在好奇地看着他们这个奇怪的三人组合。这时，她与其中一人有了眼神交流，她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哦，你真的想知道我们是谁吗？如果我真的努力告诉你呢？”

她将这个场景作为这部电影的开头，镜头外的声音猜测着三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引领观众回到24年前的首尔，开始揭示那个并不那么明确的答案。

12岁的罗英告别青梅竹马的海盛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二人遂断了音讯。十二年后，现在名为诺拉的前者移居纽约，追求她的编剧梦想，后者服完兵役，修完学业，回到父母身边。互联网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二人重新建立了联系，而随着频繁的视频聊天，诺拉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对她来说只存在于屏幕上的男人，却知道双方都不会为了彼此放弃自己的

生活，“我移民两次来到纽约，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想着如何坐上回首尔的航班。”过去将二人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将他们分开。

当移民的人年纪大到足以形成对家乡生活的记忆，但仍然年轻到足以被新环境重塑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独特的情感位移，如烟往事开始消失在潜意识的角落里，被怀旧的蛛网覆盖，只在某个瞬间掀起一丝回忆的涟漪，就像诺拉的梦话只用韩语呢喃那样。遥远距离的穿越和个体身份的巨变，可谓是前世今生，前世无法摆脱，今生也难以安顿。但对于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人来说，她的存在却成了一个凝固的记忆，一如海盛念念不忘的是那个争强好胜的女孩，即便知道她就是注定离开去往更大世界的那种人，但他爱的就是这样的她。然而，他们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交网络与兴趣爱好，如蝴蝶扇起风暴一般，最终扩大和膨胀为截然不同的人生。

又一个十二年倏忽而过。诺拉既没有像12岁时所希望的那样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实现24岁时许下的拿普利策奖的志向，她甚至为了绿卡而提前结婚，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作家，住在纽约的一所小公寓里，而如今的海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做着普通工作，拿着普通薪水的普通人，且刚结束一段恋情，与父母住在一起。当诺拉告诉丈夫亚瑟，海盛将要来纽约见她时，亚瑟半开玩笑地告诉妻子，他觉得自己在她的故事中是个局外人，“邪恶的美国白人丈夫挡在了命运的路上。”诺拉开玩笑地叫他闭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我脑海里的那个孩子……我想念他。”亚瑟知道事情不止于此。海盛是诺拉童年身份的一部分，过去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她进入成年而消失。

在拖延已久的相聚中，二人在布鲁克林海滨享受久别重逢的美好时光，然后乘坐阳光明媚的渡轮环绕自由女神雕像，最后在东村迷离恍惚的街灯中漫步。这些场景与电影早期在首尔的背景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那时海盛和罗英走路回家，在公园里的现代雕塑中玩耍。但无论在哪里相遇，镜头都会创造出一种他们之间的联系，一种没有什么比



图片来源：网络

这一刻更重要的感觉。影片简单而优雅的构图，使得人物彼此的空间关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酒吧里尴尬的沉默，或等出租车这样的简单时刻，都传递着巨大的力量。演员之间的眼神交流也拿捏得恰如其分，即便刘台午和格丽塔·李的肢体语言极为克制，观众仍能感受到暗潮汹涌的往日之情。当镜头在两者之间漂移时，他们的分离虽不显山露水，却令人难以忍受。那种咫尺天涯的感觉带来这样一种共鸣：有些裂痕是无法修复的，但也许值得与它们和解。

拍摄一部既低调克制又充满感情的电影，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在一部处女作中能够如此出色地完成这一壮举，就更令人惊叹了。在诺拉、海盛和亚瑟之间的三角关系中没有坏人，也没有混乱和冲突，只有三个正派的人在努力寻找存在的意义。这个情节简单但情感丰富的故事所带来的冲击力，全部来自人物细致入微的表情变化和深邃幽微的内心谜题。和科恩最好的旋律一样，这部电影拥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影片中许多扣人心弦的部分都是无声的，如诺拉和海盛在视频通话中不知如何打破僵局的尴尬微笑，还有每一个渴望的眼神，每一个焦虑的傻笑，都慢慢导致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这对一部通过感觉而不是故事来传达主要意义的电影至关重要。

三位演员都很好地唤起了各自角色所感受到的爱、孤独和不确定感。无论是扮演20多岁的艺术硕士，还是30多岁的剧作家，格丽塔·李的表演都以外科医生给陌生人做手术般的不经意的优雅，切中了角色自我分裂的核心。她用诺拉的自信和创造性的野心作为盾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使得她少见的放松警惕的时刻有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脆弱。她以足够的权威展现了角色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而刘台午饰演的海盛从未表现出投机取巧或顾影自怜的样子，只是那暗流涌动的眼神流露出的既有今非昔比的哀伤，也有物是人非的遗憾，更有对往日之情的怀念。

这不是一个失败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失去的爱情故事，因为人物成了时间和环境的牺牲品。电影以一种浪漫的视角审视那些本来可以是什么，现在可能是什么的事情，就像欣赏被时间冲刷的沙堡一样欣赏它们，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或许会思考它是如何与自己的生活状况相呼应的。无论我们是谁，来自哪里，我们都是由近乎无穷无尽的巧合和选择塑造的。有时，我们会有意识地做出改变生活的决定；有时，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却只有在事后才意识到变化的发生；有时，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改变，却无力阻止。

据北京晚报

7部中国作品获国际体育电影电视奖

记者日前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获悉，当地时间上周，2023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举行颁奖典礼，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选送的作品《北京2022》《我们的冬奥》获“奥林匹克精神及故事”单元、“电影”单元金花环奖。另外5部中国作品《不止文静》《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一个村寨的足球盛会》《一位

粉丝想看到自己奔跑的样子》《冬奥不曾远去——锵锵少年》获单元提名奖。

本届电影节共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19个分赛站共提交近千部作品，最终评选出8个金花环奖。今年是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选送作品参加该电影节全球总决赛以来获得奖项最多的一次。

据北京日报